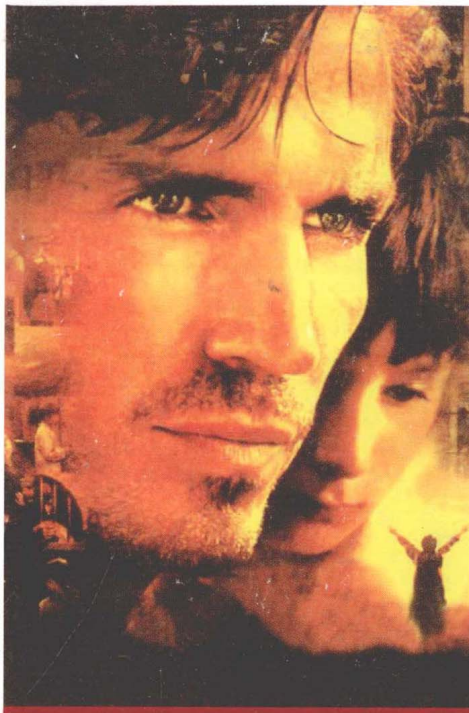


名家
名译

中央编译文库 ◆ 世界文学名著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大卫·科波菲尔

下 (插图本)
◎董秋斯 译

本书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作者自称这是他“最喜爱的孩子”。全书向读者描绘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博爱的理

David Copperfield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大卫·科波菲尔

(下)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董秋斯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英)狄更斯(Dickens,C.)著;
董秋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

(中央编译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117-0439-9

I. ①大… II. ①狄…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2237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858千字

印 张 30.125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4.80元(上、下卷)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CONTENTS

- 第三十三章 得意 / 485
- 第三十四章 我姨婆吓了我一跳 / 501
- 第三十五章 失意 / 511
- 第三十六章 热心 / 532
-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 549
- 第三十八章 散伙 / 557
-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 574
- 第四十章 流浪者 / 593
-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母 / 602
- 第四十二章 离间 / 619
- 第四十三章 另一回顾 / 638
-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 647
-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应验了我姨婆的预言 / 663
- 第四十六章 消息 / 679
- 第四十七章 马莎 / 692
- 第四十八章 家务 / 703
-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迷雾中 / 714
- 第五十章 辟果提先生的梦想成为事实 / 725
- 第五十一章 一条更长的旅途的开始 / 736
-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一场火山爆发 / 753
- 第五十三章 又一度回顾 / 777



- 第五十四章 密考伯先生的事务 / 784
- 第五十五章 暴风 / 799
- 第五十六章 新伤和旧伤 / 810
-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 817
- 第五十八章 出国 / 829
- 第五十九章 归来 / 835
- 第六十章 艾妮斯 / 851
- 第六十一章 两个有趣的忏悔者 / 860
-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亮我的路 / 873
-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 882
-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 891
- 译后记 / 897
- 译者题记 / 905

第三十三章 得意

在这全部时间,我愈来愈爱朵拉了。她的影子是我在失望和痛苦中的避难所,甚至多少补偿了我在朋友方面的损失。我愈怜悯自己,或怜悯别人,我就愈在朵拉的影子里寻求慰藉。所受世界上的欺骗和苦恼愈大,高悬在世界上空的朵拉的星就愈光明、愈纯洁。关于朵拉来自什么地方,与高级事理有怎样的关系,我不相信我有过任何确定的观念;但是我十分相信,对于把她当作与任何其他少女相似的普通人类的思想,我一定怀着愤慨和轻蔑加以排斥。

我可以这样来说,我被浸入朵拉里边。我不仅深陷在对她的爱中,我被完完全全浸透了。用譬喻来说,从我身上榨出来的爱情,足以淹死任何人;但是在我里里外外剩下来的还足以浸透我整个的存在。

当我回来时,我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去诺乌德作夜间的散步,并且,像我童年一个奥妙的谜,想念着朵拉“围着房子转来转去,却永远不碰房子”。我相信这奥妙的谜底是月亮。不管它是什么吧,我这朵拉的中月^①的奴隶一连围着那所房子和花园转了两个钟头,时而向栅栏缝里张望,时而用力把下颌翘过栅栏顶上生锈的钉子,时而对窗子里的灯光飞吻,时而怪诞地要求夜色保卫我的朵拉——我不十分知道避免什么,我假定避免火灾吧。或许避免她非常嫌恶的老鼠。

我的爱情是那么占据我的思想,信任辟果提在我是那么自然,一个晚间,当我又发现她在我身边带着那一套老工具忙着检点我的衣橱

① 如云中暑,中寒,中风等。中世纪欧洲人相信月亮可以使人发狂,疯狂一词在英文为lunatic,即有“中月”之意。



时,我十分委婉地把我那大秘密告诉她。辟果提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一点也不能使她采取我对这问题的看法。她不顾一切地偏袒我,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悬心,为什么在这上头无精打采。“那位年轻的小姐得到这样一位美貌郎君,”她说道,“会觉得心满意足。至于她的爸爸,”她说道,“哎呦呦,那个男人还期望什么!”

不过,我发现,斯本罗先生的代诉人长袍和硬领把辟果提的气焰压低了一点,使她对那个在我眼中一天比一天净化的人怀有更大的敬意。我觉得,当他像静止的海中一个小灯塔一般直挺挺地坐在法庭里,坐在他的文件中间,似乎他周身发出一圈反射的光辉。顺便提一提,当我也坐在法庭中时,我记得,我时常想,假如那些懵懂的老法官、老博士已经认识了朵拉,他们会不关心她;假如他们能与朵拉议婚,他们会不欢喜得发昏;假如朵拉的弹唱使得我发狂,那些迟钝的人会一点也不越出常轨:我想到这情形,就觉得非常奇怪!

我看不起他们,看不起他们每一个人。心灵的花畦中冰冷的老园丁们,我对他们所有的人怀有私人的敌意。我觉得审判厅不过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错误制造者。法庭并不比酒馆^①更多温情,更多诗意。

我怀着不小的骄傲亲自处理辟果提的事务,我证明了那遗嘱,跟遗产税局算清了账,带她去银行,不久就把一切安排就绪了。为要调剂这些程序中的法律性质,我们去看海军街一种冒汗的蜡像(我相信,这二十年来已经融掉了),去参观林乌德小姐的展览会(我记得那好像是一座宜于反省和忏悔的刺绣的灵庙),去游览伦敦塔^②,去登眺圣保罗堂顶。这一切名胜充分供给辟果提在当时情形下所能享受的乐趣。我觉得,只有圣保罗堂,由于她和她那手工匠多年来的关系,成为厘盖上那图画的对手,她认为,在某一些特点上,这教堂被那艺术品比下去了。

辟果提的事务(我们在博士院中习惯称作“常态事务”很易办,很有利),既经办妥,一天早晨我带她去事务所交手续费。据老提菲说,

① 此字有“法庭”和“酒馆”两解。

② 古昔英国幽禁国事犯的地方。

斯本罗先生带一个索取结婚证书的男人去宣誓；因为我们的地方靠近主教代理的事务所，也靠近大主教辅佐官的事务所，我知道他就要回来，就教辟果提等在那里。

在博士院中，关于遗嘱事务，我们有一点点像丧事承办人；当我们必须应付服丧的当事人时，我们照习惯总多少作出悲哀的样子。依照同样的客气，我们总欢欢喜喜地接待领结婚证书的当事人。因此我对辟果提暗示说，她将发现斯本罗先生就要从巴吉斯先生去世的震惊下恢复过来了；果然他像一个新郎一般走了进来。

但是辟果提和我都没有心情看他了，这时我们看见跟他结伴的摩德斯通先生。他的样子很少改变。他的头发像先前一样密，当然也一样黑；他的眼神也像先前一样不可信任。

“啊，科波菲尔？”斯本罗先生说道。“你认识这位先生吧，我相信？”

我向我那位先生浅浅地鞠了一躬，辟果提仅仅对他点了点头。他一下子遇见我们两个，一开始颇有一点狼狈；但是很快地决定了办法，走向我来。

“我希望，”他说道，“你的成绩很好吧？”

“不会使你感觉兴趣，”我说道，“假如你想知道的话，很好就是啦。”

我们互相打量，他又对辟果提说话了。

“你呢，”他说道，“我见你死掉丈夫，很觉得惋惜。”

“这不是我生平第一件损失了，摩德斯通先生，”辟果提从头到脚颤抖着说道，“我但希望没有人为这一次受责备——没有人为这一次负责任。”

“哈！”他说道，“想起来是愉快的。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

“我没有伤损任何人的生命，”辟果提说道，“我想起来觉得愉快！没有，摩德斯通先生，我没有使任何可爱的人苦恼得、惊吓得早死！”

他凄惨地——我觉得，懊悔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把头转向我（只看我的脚，不看我的脸）说道：

“我们大致一时不会再见面了——没有疑问，可以使我们双方都



满意,因为像这样的会见永远不会令人愉快。你从来反对我为了你的好处和改造所行使的正当威权,我不期望你现在会感念我的好意。我们两个中间有着一种不能相容的性质——”

“不是一朝一夕的了,我相信。”我插嘴道。

他笑了笑,他那黑眼睛向我投射了尽可能恶毒的一瞥。

“这种性质腐蚀了你的童心,”他说道,“这种性质减低了你可怜的母亲的生趣。你说得对。不过,我希望你会变好;我希望你会改正自己。”

说到这里,他走进斯本罗先生的房间,因而结束了事务所外部一个角落里低声进行的对话,然后用他那最圆滑的态度高声说道:

“斯本罗先生这一行的人们惯于处理家庭纠纷,知道这些纠纷是何等复杂,何等困难!”他一面说,一面付了他的证书费;然后从斯本罗先生接过那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证书,以及祝福他和夫人的客气话,握了一握手,走出事务所去了。

听了他那一番话,我用力劝解辟果提(她只为了我的缘故生气,好人!)说,我们不便同他争论,求她不要动怒。假如我易于说服辟果提,我也许就难于控制我自己了。她激动得那么厉害,我情愿当着斯本罗先生和那些书记的面,用亲热的拥抱(由我们旧日所受损害的回忆引起的)来加以平息了。

斯本罗先生似乎并不知道摩德斯通先生和我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喜欢这样,因为记起我那可怜的母亲的历史,即使在我自己胸中承认他,也是无法忍受的。假如斯本罗先生想过这问题,他似乎认为,我姨婆是我们家中在朝党的领袖,此外还有一个由什么人领导的反叛党——当我们等待提菲先生算出辟果提的手续费时,至少我从他的话中得到这样的意思。

“特洛乌德小姐,”他说道,“没有疑问,是很坚定的,大致不会向反对派让步。我羡慕她的品格,我可以庆贺你,科波菲尔,站在对的一方面。亲属间的争论是很可叹的——不过这种事极端普遍——要紧的是,站在对的一方面。”据我猜想,这是说,站在有钱的一方面。

“这总算好姻缘了吧,我相信?”斯本罗先生说道。

我解释说,我对于这婚姻一无所知。

“当真?”他说道,“根据摩德斯通先生无意中说出来的几句话——这是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也根据摩德斯通小姐所暗示的意思,我应当说,这总算好姻缘了。”

“你是说有钱吗,先生?”我问道。

“是的,”斯本罗先生说道,“我晓得有钱。也很漂亮,我听说。”

“当真?他的新太太年轻吗?”

“刚刚成年,”斯本罗先生说道,“时间那么迫近,我以为他们早在等待这个了。”

“上帝搭救她吧!”辟果提说道。她语气那么重,那么出乎意外,使得我们三个在提菲拿进账单来以前都很不安。

不过,老提菲不久就出现了,把账单交斯本罗先生过目。斯本罗先生,下颌缩进领巾,轻轻地摩擦着,带着一种反驳的神气,复核那些项目——仿佛这都是约金士的意思——然后叹了一口气圆滑的气,把账单交回提菲。

“是的,”他说道,“算得不错。完全对了。倘能照实际的开销收费,科波菲尔,我就极端快活了,不过这是我的职业生活中一种讨厌的义务,我不便顾到我自己的愿望。我有一个合股人——约金士先生呵。”

当他带着一种温厚的惆怅(几乎等于完全不收费了)这样说时,我代表辟果提道了谢,把钞票付给提菲。于是辟果提回了她的寓所,斯本罗先生和我一同去法庭。我们在法庭中依据一条巧妙的小法令(我相信这法令现在废除了,不过我见过几项婚约因那法令作为无效)审理一件离婚案。那法令的特色是这样的:那个丈夫本来的名字是汤马斯·卞雅敏,却仅用汤马斯这名字领取结婚证书;假如他觉得不像所期望的那么满意时,他就隐瞒起卞雅敏来。果然他觉得不像他所期望的那么满意,或对他的太太(可怜的人)感到一点厌倦,现时他在结婚一两年后,由一个朋友宣告,他的名字是汤马斯·卞雅敏,因此他完全不曾结婚。使他大为满意,法庭承认了。

我必须说,我怀疑这判决的严正性,连那替一切破格行为打圆场



的一斛小麦^①也不能吓住我,使我不怀疑。

但是斯本罗先生同我争辩这问题。他说,看看世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看看教会法,里边也有好的,有坏的。这都是一种制度的一部分。很好。这是你应当知道的!

我没有那么大胆,敢向朵拉的父亲提议,假如我们一清早起来,脱去外衣来工作,我们就可以把世界改好一点;但是我直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改良博士院。斯本罗先生回答说,他要特别劝告我,从我的头脑中放弃这种念头,因为这是不合我那上等人的身份的;不过他也喜欢听一听,我认为博士院中有改良的余地的是什么呢?

以博士院近在我们身边的那一部分为例——因为这时我们那个人已被承认未曾结婚,我们也走出法庭,正在经过遗嘱事务局——我提出,我觉得遗嘱事务局是一个管理得很奇特的机关。斯本罗先生问,从何说起呢?我怀着对于他的经验一切应有的尊敬(不过,我恐怕,怀着对于朵拉的父亲更多的尊敬)回答说,保存整三个世纪的庞大的坎特布雷省所有遗留下财产的人们的原本遗嘱的注册局,竟是一所不为这目的设计的、随便的建筑物,由注册官为了他们私人的利益租用的,既不安全,甚至没有防火的设备,其中塞满重要文件,实际上,从屋顶到地下室,是注册官一种图利的所在,这些注册官从人民取得大量费用,却把公众的遗嘱随随便便地塞起,但图便宜,不问其他,这或许有一点荒谬吧。这些注册官每年获利达八九千镑(不要说助理注册官和长年书记了),竟不肯把那笔钱用一小部分,为各阶级人们(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不得不交付他们的重要文件找一个充分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有一点不合理吧。在这个大事务局里,所有大官们都是一些堂而皇之的拿干薪的角色,而楼上又冷又暗的房间里那些不幸的工作书记却是伦敦报酬最坏最不受重视的执行重要职务的人,这或许有一点不公道的吧。那职在为不断就诉的人民谋一切必需的便利的主任注册官,竟利用其职位成为一个拿干薪的大角色(同时可以作教士,兼俸者,教堂执事,等等)——而人民反被置于不便的地位,每天下午局里

^① 参考二十六章关于“一斛小麦”的注。

事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也知道那是非常奇怪的,这或许有一点不合礼法吧。简而言之,坎特布雷教区这个遗嘱事务局大致是那么一种有害的事业,那么一种有毒的胡闹行为,倘若不是它被塞进圣保罗教堂很少人知道的一角,一定早已完全被人弄得七颠八倒了。

当我谈这问题谈得稍稍激昂起来时,斯本罗先生微笑了,然后像他过去争论别种问题那样同我争论这个问题。他说,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种感觉问题。假如人民觉得他们的遗嘱保存得很安全,认为这事务局没有改良的必要,受损失的是谁呢?没有一个人。得好处的是谁呢?所有拿干薪的人们。很好。那么好处占了优势。这或许不是一种完善的制度;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善的;不过他所反对的,是夹楔子。在遗嘱事务局下,国家一向是光荣的。把楔子打进遗嘱事务局,国家就要失去光荣了。他认为,一个绅士的原则是照他所见的样子接受事情;他一点也不怀疑,遗嘱事务局会度过我们这一代。我听从了他的意见,虽然我内心怀有很大的疑问。不过,我发现他说得对;因为那个机关不仅存在到现时,十八年前的国会大报告(作得并不十分情愿)也不能伤损它的毫末。所有我的责难都详详细细地列入报告中。据那个报告,现存的遗嘱仅等于两年半的数量。他们以往怎样处置这些遗嘱呢;他们是否遗失了很多,或时时拿一些卖给奶油店呢;我不知道。我很高兴我的遗嘱不在那里,我也希望我的遗嘱一时不会去那里。

我已经把这些话都写进我这得意的一章书内,因为这是应当写进的地方。斯本罗先生和我把这谈话和散步延长下去,我们终于谈到一般的问题。于是,在最后,斯本罗先生告诉我,下星期的今天是朵拉的生日,假如我肯来参加那时一个小野餐会,他就很高兴了。我立刻丧魂失魄了;第二天收到一张“爸爸赞成。请勿忘记”。花边小信笺使我变成十足的呆子;于是在一种痴迷状态下度过那中间的时日。

在准备这幸福的大事件的中间,我相信我犯了各种可能的错误。当我记起我那时买的领巾时,我就面红耳赤了。我的靴子可以列入任何刑具门类中。我买了一个精巧的小藤篮,交前一晚的诺乌德脚车带



去。我觉得这个小藤篮自身几乎是一篇宣言。藤篮里装有用钱买得到的最热情的题句的饼干。在早晨六点钟,我就到可芬花园市场为朵拉买了一个花球。在十点钟,我骑在马背上(我特为这约会雇了一匹骏伟的灰马),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以保持其新鲜,跑向诺乌德去了。

我猜,当我看见朵拉在花园里、我装作不看见她、装作急于寻找住宅一般骑过去时,我犯了别的青年男子在我这情形下一定犯的(因为我觉得非常自然)两桩小蠢事。哦,但是当我真找到那住宅、真在花园门前下了马、拖着那双残忍的靴子、走过坐有朵拉的草地时,紫丁香树下花园坐具上的她,在那美丽的早晨,在那些蝴蝶中间,戴着一顶白木片帽子,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衣服,是何等的奇观哪!

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同她在一起——年纪比较大——我应当说,差不多二十岁。她的名字是密尔斯,朵拉叫她朱丽亚。她是朵拉的心腹。幸福的密尔斯小姐!

吉普在那里,吉普一定又要对我叫了。当我呈献花球时,它嫉妒得咬牙切齿。它当然那样啦。假如它知道一丁点我怎样崇拜它的女主人,它当然那样啦!

“哦,谢谢你,科波菲尔先生!多么可爱的花儿呀!”朵拉说道。

我本来有意说(曾经一连三英里路想那最好的词句),在我看见这些花儿那么接近她以前,我就觉得花儿更美了。但是我说不出口。她是太使人手足无措了。见她把花儿按在她那小小的带酒窝的下颌上,就在一种软绵绵的陶醉中失去所有的镇定和语言力。我奇怪我不曾说,“杀死我吧,密尔斯小姐,假如你有一颗同情心。让我死在这里吧!”

于是朵拉把我的花拿给吉普嗅。于是吉普怒噪,不肯嗅。于是朵拉笑了,把花更挨近吉普,强要它嗅。于是吉普用牙捉住一点天竺葵花,咬里边的假想的猫儿。于是朵拉打它,撅起嘴来,说道:“我那可怜的美丽的花儿哟!”我觉得,她的话中充满了怜惜,仿佛吉普咬住的是我一般。我但愿它咬住的是我呢!

“你一定非常高兴知道,科波菲尔先生,”朵拉说道,“那个讨厌的摩德斯通小姐不在这里。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至少有三个星期不

在。这不令人开心吗？”

我说，我相信，她一定觉得开心，凡使她开心的事我都觉得开心。密尔斯小姐含着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的神气向我们微笑。

“她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讨厌的东西，”朵拉说道，“你不能相信，她是多么坏脾气，多么使人憎恶，朱丽亚。”

“是的，我能，我的亲爱的！”朱丽亚说道。

“你能，或许，亲爱的，”朵拉把手放在朱丽亚的手上说道，“原谅我一开始未把你除外吧，我的亲爱的。”

我从这上头知道，密尔斯小姐在一种变幻的生活过程中经历过忧患；我或许可以把我已经注意到的聪明的仁慈态度归因于此。在那一天的过程中，我发现那情节是这样的：密尔斯小姐曾因所爱非人感受痛苦，据说早就怀着她那可怕的大量经验退隐，但是依然对青年人未受挫折的希望和爱情抱有一种平静的兴趣。

这时斯本罗先生走出住宅，朵拉走到他跟前，说道：“看，爸爸，多美丽的花儿！”于是密尔斯小姐沉思地微笑，似乎她要说什么，你们这些蜉蝣们在一生的光明的早晨享受你们这短短的存在吧！”于是我们全从草地走向已经预备好的马车。

我再也不会有这样一次骑行了。我从来不曾有过另外一次。马车里只有那三个，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六弦琴匣；当然，马车是敞口的，我在车后骑行，朵拉背向着马，眼看着我坐在那里。她把花球放在靠枕上挨近她的地方，完全不准吉普坐在那一边，因为怕它揉坏它。她时时把花球拿在手里，时时用它的香气来提一提神。在那种时候，我们的眼神时常相遇；最使我惊奇的是，我不曾越过我那骏伟的灰马的头，跌进马车里去。

有灰尘，我相信。有大量的灰尘，我相信。我朦朦胧胧地记得，斯本罗先生为了我在灰尘里骑马曾经规劝过我；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觉出朵拉周围有一层爱和美的雾，再也觉不出别的。他有时站起来，问我风景如何。我说，风景是愉快的，我也相信，风景是愉快的，不过，我觉得那都是朵拉。太阳照的是朵拉，鸟唱的是朵拉。南风吹的是朵拉，篱笆的野花都是朵拉，每一个花蕊都是。我的安慰是，密尔斯



小姐懂得我。只有密尔斯小姐可以彻底体会我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直到现在,我依然不大知道我们到的是什么地方。或许挨近吉尔佛。或许一个“天方夜谭”里的术士专那一天开拓出那个地方,当我们离开时就把它永远关闭起来。那是一个小山上的一片草地,铺有柔软的草泥。那里有多荫的树,有石楠,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丰富的风景。

发现有人在这里等待我们是一种恼人的事,我的妒心(连女人们也妒在内)是没有限度的。但是所有与我同性别的人们——特别是一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生有一部红胡子的骗子,他靠了他的胡子摆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骄傲态度——都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们都揭开我们的篮子,从事预备晚餐。红胡子自称能做沙拉^①(我不相信),硬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有一些年轻的小姐为他洗莴苣,在他的指导下切成片。朵拉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命中注定我要跟这个人决斗,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失败。

红胡子一面作撒辣(我奇怪他们怎么能吃这东西。什么也不能使我碰一碰它!)一面自荐管理酒库。因为他是一个巧妙的畜生,他把那个酒库设置在一株树干的洞穴中。随后我见他。碟子里盛着大半个龙虾,在朵拉脚边吃晚餐了!

自从那个可恶的东西出现在我眼中以后,有一段时间,对于经过的情形,我只有一种不清楚的观念。我是很高兴的,我知道;不过那是虚伪的高兴。我粘住一个穿红的小眼睛的小东西,拼命同她调情。她曲意接受我的殷勤;不过那完全是由于我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她在红胡子身上有什么图谋呢,我不能说。大家为朵拉干杯。当我为她干杯时,我装出为那缘故中止谈话的样子,随后立即恢复了谈话。当我向朵拉鞠躬时,我触到她的眼神,我觉得那眼神含有祈求的神气。可是那眼神从红胡子的头上看我,于是我心如铁石了。

那个穿红的小东西有一个穿绿的母亲;我觉得后者由于策略的动机分开我们。不过,当收拾晚餐的残余时,大家都散开了;我独自怀着

① 用生菜、莴苣、油、盐、醋、椒等调制的冷食。

愤恨的懊悔的心情在树林子里游行。我踌躇应否借口身体不舒服、骑着我那匹骏伟的灰马飞走——我不知道飞去什么地方——这时朵拉和密尔斯小姐与我碰在一道。

“科波菲尔先生，”密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我向她道了歉。一点也没有。

“还有朵拉，”密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哦，不！半点也没有。”

“科波菲尔先生和朵拉，”密尔斯小姐几乎带着一种老成可敬的神气说道，“不要这样了。不要让小小的误会使春天的花儿枯萎。春天的花儿，发了芽，又枯萎，就不能再开了。我是，”密尔斯小姐说道，“根据过去经验——遥远的不可挽回的过去经验——说的。在太阳中闪光的喷泉，不应当仅仅为了三心二意加以阻塞；撒哈拉沙漠中的沃壤，不应当加以懒懒的耕耘。”

我通身发烧到那样非常的程度，我无从知道我干了什么；我只是知道，我握起朵拉的小手来吻——她也让我吻！我吻密尔斯小姐的手；我觉得，我们大家似乎一直进入了第七层天。^①

我们不再下来了，我们整晚留在那里。一开始我们就离开大家，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我挽着朵拉的羞怯的胳膊；天知道，这虽然都是愚蠢，不过若能永远怀有那种愚蠢的感情，永远迷失在树林子里，一定是一种幸运哪！

可惜，过得太快了，我们听见别人在笑，在谈话，在喊“朵拉在哪里！”于是我们走回去，他们要朵拉唱歌。红胡子要去马车上拿琴匣，但是朵拉对他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知道琴匣在什么地方。于是红胡子一下子就完蛋了；于是我拿琴匣，我开琴匣，我拿出琴来，我坐在她旁边，我拿住她的手巾和手套，我玩味她那可爱的声音的每一个字音，她唱给爱她的我听，别人都可以随意喝彩，不过他们是毫不相干的！

^① 希伯来神秘哲学家相信，天有七层，一层比一层幸福，第七层为上帝及最高级天使所居。



我欢喜得沉醉了。我怕太快活了，不会是真的；我怕我会在布京汉街忽然醒来，听见克鲁普太太丁当着茶杯预备早餐。但是朵拉唱歌，别的人们唱歌，密尔斯小姐也唱歌——关于记忆洞中沉睡的回声；仿佛她有一百岁大的年纪——于是晚间来了；于是我们像吉卜赛人一般煮茶，喝茶；我像先前一样快活。

散会以后，别的人们，失败了的红胡子等等，分作几条路回去，我们也在静寂的晚间和暗下去的夕照中，在周围腾起的香气中，走我们的路，这时我比先前更快活了。斯本罗先生喝过香槟以后有一点睡意——向长葡萄的土地敬礼，向作酒的葡萄敬礼，向使葡萄成熟的太阳敬礼，向酿酒的商人敬礼！——就在马车的一角沉沉睡去，我于是骑到旁边跟朵拉谈话了。她称赞我的马，拍它——哦，那只小手在马身上显得多可爱！——她的披巾不肯听话，我时时用胳膊来替她裹上；我甚至幻想吉普开始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开始了解它必须决心同我作朋友了。

还有那个贤明的密尔斯小姐；那个虽疲倦而和蔼的隐士；那个厌世的决计不使记忆洞中沉睡的回声醒过来的不到二十岁大的小长老；她作了多仁慈的一件事呀！

“科波菲尔先生，”密尔斯小姐说道，“来车这边一会儿吧——假如你能通融一会儿的话。我要对你说几句话。”

看看从我那骏伟的灰马上、手扶车门、俯向密尔斯小姐那一边的我吧！

“朵拉就要来和我一道住了。她就要在后天跟我一同回家。假如你肯来访问，我相信爸爸一定喜欢见你的。”

除了为密尔斯小姐默默地祈福、把密尔斯小姐的住址藏在记忆中最安全的角落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用感激的神气和热烈的话语告诉密尔斯小姐，我怎样感念她的成全、怎样重视她的友谊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密尔斯小姐和蔼地把我支开道：“回朵拉那里去吧！”于是我去了；于是朵拉探出车外来跟我谈话，于是我们谈了整整一路；于是我把我那骏伟的灰马赶得那么挨近车轮，以致摩擦到它贴近车轮的一条